



小渠故事多

“四支渠”是家门前的一个渠。渠水经年地流淌，水流清澈，水势和婉……两岸树木郁郁葱葱，倒映水中，连水也是浓浓的绿，绿得耀眼……绿色掩映下的村庄一排排楼房鳞次栉比，车辆穿梭在绿色簇拥的村道上。

清晨，静谧的村庄被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唤醒，鸟鸣声中不时传来几声牛叫、几声犬吠……这时，村庄上空炊烟袅袅，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密密的枝叶叶缝，筛下点点金光，落在水面上，树影婆娑……日出而作的村民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翻开历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年“双抢”刚过，晚稻秧苗正是扎根生长期，需要水的滋润。可天公不作美，自入夏来，两个多月天上没见过一片乌云，没下一滴雨。高温炙烤着大地，田土龟裂，秧苗蜷缩……塘里渠里水抽干了，田湖露了“底”，“华洪运河”无水可抽，膏腴之地，眼见颗粒无收。

当时举政家乡的决策者作出决定，从“四支渠”临江闸外滩引长江水抗旱保苗！铿锵有力的号令，掷地有声，各级领导指挥靠前。“双抢”刚脱“一层皮”的村民，个个摩拳擦掌，人人披挂上阵。

火热的激情在燃烧，长江外滩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到处都树着“人定胜天”“抗旱抗到天低头”“天不行雨人行雨”等标语口号。近千人的抗旱工地，一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一天时间不到，将“四支渠”临江闸外引水渠开挖到了长江边。

迎着困难上，水坝上安装了抽水机，架了百多部人力脚踏水车。白天烈日炙烤，夜晚蚊虫叮咬，抽水机的轰鸣声与“一呀槽哟，天不饶哟，田土焦哟，三呀槽哟，引水到哟，槽哟，槽哟……”脚踏水车的“数水歌谣”，热烈交织在一起，回荡在长江岸边。

经过多日昼夜奋战，清澈的水流通过“四支渠”欢快地奔流到每一块田地，滋润了干渴的秧苗。大旱年粮食不当没有减产反而获得了丰收。当时政府顺民意，把造福于人民的“四支渠”叫“幸福渠”。不久，为了方便两岸群众出行，便在“四支渠”上修建了一座三孔麻石桥，取名为“幸福桥”。

水面波光粼粼，水清岸绿。渠水从春秋流到冬夏，又从冬夏流到春秋，流水里有我的童年……退休赋闲，我常去“幸福渠”走一走，看一看，寻找旧日的痕迹，找寻那已失去许久的欢乐时光，找回那早已失去的一颗童心。

“幸福桥”北岸有一棵苍老的柳树，得三人才能围抱，据说有上百年历史。枝叶繁茂，它那粗粗的树干撑起大树冠，柳枝四面伸展，垂下长长的柳条，像一把碧绿的雨伞遮去了桥的大半，造就一片浓浓的树荫。每到暮春时节，柳絮纷纷扬扬，白蒙蒙地，远远望去，石桥宛若罩在一层轻雾薄纱之中。

儿时，我们最喜欢的是夏天。渠里水花飞溅跳跃，水声潺潺悦耳。那里曾是我们的天然游泳场，欢乐无忧的笑声时常在水里响起……我们忘记了家中父母和老师的叮嘱——不要玩水。每到暑假，儿时的小伙伴快乐地在渠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日子；潜水、踩水、自由泳、仰泳、蛙泳都是在这里顺其自然，自学而成，只是姿势难言优美。

夏天最深的印象还是柳树下渠水中草丛里的蛙鸣声，蛙鸣声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原始的歌谣，也是永远抹不掉的乡愁。在没有收音机、电视、电脑的年代，人们的生活简朴清贫。夏天，沉闷寂静的夜晚，只有这天籁之声在星空下回响，去聆听蛙声的演唱是一种享受。

随着岁月碾转，这条远离尘嚣，清香扶绿的“幸福渠”，慢慢地失去了它当年的迷人风采。近些年来人为的垃圾污水倾倒，渠水绿中带着黑色，臭气熏人……从此，嬉水的儿童没有了，村姑的捣衣声没有了。

“江波绿影两相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民通过厕所、厨改，村容、面貌，焕然一新。当你走进“幸福渠”；天上蓝天白云，地上绿色覆盖，渠中碧波荡漾。人在路上走，鱼在水中游，仿佛置身于一座绿色大气吧，你的呼吸变成了享受，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博爱。



资料图片

营田宋词湘水芳

文/彭仁满



资料图片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落笔营田，我就想起杜甫的《兵车行》，眼中呈现的是古时的烽火岁月。

营田，本来说的是军队无战事时的屯兵垦田之事，而以营田名命此地，却是纪念岳飞奉旨来此平定农民起义军的历史事件；营田在屈原（河泊潭）对岸，屈原沉江殉国的爱国故事早就家喻户晓，龙舟的鼓点也很早响彻在龙船港上，岳飞到此更是将营田的爱国文化张扬得轰轰烈烈。

营田是什么时候形成集镇的？大家都说是从南宋开始的，我不这么认为。

在古代交通以舟船为主的大环境中，营田是一个天然的码头，它北岸的土星港很早已行成天然的良港，它和磊石港一样，至少是一个驿站，那么形成人口集聚，应该早于宋代；况且离营田南半公里的军民屯黄陵山上建有二妃墓和黄陵庙，1958年围垦农场时，黄陵山被取土修路筑堤，有人在残基上找到汉砖汉瓦；黄陵庙根据历史记载自唐代以来多次重修，香火旺盛，这就是形成集镇的首要条件。

清《湘阴县志》记载：“有营田市，为县北一大聚落；有三塘桥，黄甲桥，谢家坪，界家卷四小市。”那么营田之前这个地方叫什么？

近日查阅北宋诗人张舜民《郴行录》时却看到如下记载：“去黄陵庙十五里，有土山寨巡检司。是营田旧名山土寨。”

土山寨？我不禁哑然而笑。我想起黄庭坚《过土山寨》
南风日日纵蒿樗，
时喜北风将我行。
汤饼一杯银线乱，
萋蒿如著玉簪横。

这首诗是诗人从岳阳到长沙时所写。土山寨在什么地方，我一直没搞清楚，原来他此诗所写的竟然是营田啊。

诗人久在南风中苦苦撑篙逆流而上，突遇北风而来顺风而行，其喜悦之情肯定不言而喻。把船泊在营田，然后到街上面馆吃一碗面条，自然美味盎然。萋蒿加面条青青白白，也是色香味俱全了。但我不知道这首诗是其美味催生的，还是其颜色催生的？我很佩服黄庭坚的想象力。

营田的外滩上萋蒿、离蒿、艾草众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苏轼说“萋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而湘水、洞庭的萋蒿满地舞蹈的时候，也正是河豚在江水中跳动的时候。

湘水浩浩，草色青青；帆船穿梭，芦苇荡荡；夕阳耀耀，渔舟唱晚。这应该正是那时的湘水生态。诗人在这种生态之中，只要有思想，就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悟穿进景观之中，而炼出或感悟或哲理的语言珍珠，闪耀在后世的眼中。

巡检司是宋真宗景德三年（1007）开始设置的，是掌管地方的治安机构。在营田这个港口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一定的流动人口和固定居民，是不可能落地于此的。营田自古是兵家驻地，历史上发生在湘阴的战争似乎都涉及到营田、磊石这两个地方，也说明营田自古是军事要塞。但同时它也是洞庭湖渔业的交易集贸市场之一，所以营田街道的形成应当向唐前推测。

记录营田旧名的宋词人张舜民做过监察御史，曾因党争遭贬。公元1083年被贬官郴州途中，登了岳阳楼写了一诗《卖花声（题岳阳楼）》：“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这首诗被后人誉为写岳阳楼诗中上等待佳作。张舜民生平嗜画，题评精确。他在黄陵庙写下：

青草仍残照，
黄陵一望中。
壁书迁客泪，
帘卷过湖风。
斑竹痕犹浅，
苍梧恨莫穷。
年年秋水上，
瑤瑟伴惊鸿。

他也在营田二妃墓，写了一首自题扇诗：“忽忽南迁不记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笔战谁能画，无奈霜纨似月圆。”这位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被人误为苏轼的北宋大家竟然也忠实地成了我们的营田粉丝，想想也是件自豪的事情。

其实最大的营田粉丝，是南宋诗人张孝祥。

张孝祥何许人也？他是南宋著名词人。著有《于湖集》40卷、《于湖词》1卷。他是状元，因为夺了秦桧儿子的第一名，遭秦桧忌恨而被诬陷下狱，直到秦桧死了才出任。他是主战派，所以两次被投降派弹劾免职，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张孝祥为人真率坦荡，气魄豪迈，他的词的豪放特色是其性情气质的自然流露。

相关资料记载，张孝祥曾经四次从湘江到岳阳，前两次没有留下作品，第三次有一首。第四次竟然在屈原区境内留下

了七诗三文，说实话这是给屈原区最厚重的文化遗产了。

乾道二年（1166）六月，张孝祥从桂林启程，乘舟顺湘江而下第四次来湘江、岳阳，由南向北，纵贯而来，经湘阴到营田、磊石、河泊潭、再入洞庭湖。

他到营田黄陵庙时，特地前往凭吊，并写了《黄陵庙》一诗：“百世黄陵庙，凄凉屋数间。只怜斑斑竹，那记赭湘山。访古韩碑在，征歌楚些闲。虞姬更尧女，莫入水仙班。”韩碑即唐代韩愈留下的黄陵庙碑。楚些，这里指楚地的歌谣。诗歌表现了张孝祥对二妃的无限同情和崇敬之情。

他在营田同时写有《水调歌头·泛湘江》：

蝉蜕尘埃外，
蝶梦水云乡。
制荷衣，
纫兰佩，
把琼芳。
湘妃起舞一笑，
抚瑟奏清商。
唤起九歌忠愤，
拂拭三闾文字，
还与日争光。

二妃就是湘妃，屈原所写之帝子。写了黄陵庙他意犹未尽，脑海中湘妃起舞一笑，又引动他的灵感。沧浪虽然写的是水色，但汨罗河水河相传是屈原写《渔父》的地方，古时名沧浪河。这条河在营田北土星港注入湘江。过了此地到的是沉沙港，这是连接汨罗江的河流，自然诗人想起的是在此沉江殉国的屈原。荷衣、兰佩意象则是屈原诗歌中反复运用的。他说自己“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这回终于有了机会，要好好饱览潇湘大地的人情风物了。

磊石南是汨罗江口，正宗汨罗地，屈原沉江地河泊潭距磊石山也才不到4公里。根据《宋经理庙记》汨罗庙就在河泊潭西，南岸香炉湖有金沙洲，原为龙王庙、洞庭庙旧址地。河泊潭西山是自唐始公祭屈原的正庙所在地。金沙堆应该为沉沙堆，是在河泊潭南香炉湖中间，此地正是沉沙港和灰滩河所包围的区域，

五月听雨



每到五月，就到梅雨季节。雨，淅淅沥沥地飘洒，山峦弥漫一团一团袅袅升起的雾气。心头也奏响了沉闷的心鼓，漾起了蒙蒙的心曲，如一缕清风，飘呀，飘呀，飘到千里之外的汨罗江畔——我的家乡，陡然，呈现出一幅渐行渐近的图景。

小时候，一到下雨天，迷蒙不开，这便是大人们休息的日子。那时，人们没有什么娱乐的活动，一家人围坐在一间大堂屋里，有说有笑，聊着农事家事；或默然无语，各端着



一杯热气腾腾的姜盐茶，慢悠悠地品着；要么，几个哥哥们点起一支廉价的“红桔烟”，略有所思。我和妹妹呢？就各自幸福地依偎在父母的膝下怀前，托着下巴，用一双无邪的眼神，端望着大人们侃侃而谈，笑靥生辉。或疑惑地注目哥哥们有一口、没一口地吐出一个个袅袅腾起的烟圈，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不时，父亲会冒出一句无头无脑的话：“多下点雨好，把河坝灌满了，禾田里不缺水，雨水足，收成就好点。”母亲似乎答非所问：“再不放晴，屋里漏得成一滩水了，被子都是潮潮的，唉……”一声长叹，淹没了母亲还没说完的话。父亲接过话头，“等天晴了，我来修检修屋漏。”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唠着，一坐就是大半天。

一家老小守着一份平淡；守着一份清贫；也守望着一份温暖快乐；守望着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原来，生活就如这五月的梅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

人生就是这样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永不停息的往前走。不论曾经迷茫也好，悲凉也罢；抑或有过心无所依，肩无所靠的彷徨，最终的感受是所有的苦与累，只有靠自己。走过了，才会猛然感悟：所有靠自己的日子，成就了一份坚强，才会有萦绕在心头的一份随性、自由与快乐；才会明白，女人最好的姿态与最大的底气就是独立。也只有走过红尘，淌过暮雨，才会无所畏惧，

翁日新

所向披靡。
挡过风，淋过雨，才懂得前行的艰难；苦过了，累过了，才明白生活的不易。尽管青春的模样烙上了岁月沧桑的痕迹，但现行的日子却是自己所独有而与众不同的洒脱、惬意与平静，人生无悔！

五月，听雨，听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阳光的午后，天空乌云突起，阴风扫过，山林一阵哗然，仿佛天要塌下来，不一会儿，瓢泼大雨劈头盖脸砸下来。我凝神、惊愕，这梅雨季节也有如此突变的疾风骤雨。我注目窗外，近处，高树在风雨中摇晃，发出呜呜吼吼声，偶尔，有一两个人影在雨帘中奔跑。风声、雨声，又唤醒了我这个异乡支教人的思绪，我仿佛又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风中奔走，在雨中劳累。这便是铭刻在我心中——我的老父，辛苦一辈子的情景。

记得2014年，支教新化第一年的寒假，已近年关，我回家看望耄耋之年的父亲，陪着老父去祭祀祖坟。每到一座祖坟，父亲颤颤巍巍，不厌其烦而细心地把坟墓及周围的杂树用砍刀清理，再用手拔去乱草，拂去尘埃，直到干干净净，嘴里念念有词：“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祭拜你们，恐怕我再也没机会尽孝了。”我有些不耐烦父亲的繁琐，怪他尽说些空话。抬头，望见老父布满岁月沟壑的脸上，写满了难言的忧郁与悲伤，我顿生莫名的感慨，父亲真的老了！

然而，世事无常，一些人，一些事，总会在不料中的意料之外发生。过完年，正月初

在水中，可能因为乡音之误，沉沙变成金沙，当然也有可能用沉沙代替了金沙。因此，张孝祥到金沙堆参观屈原庙、祭祀屈原后，不仅写了《金沙堆赋》《祭金沙堆庙辞》《金沙堆观月记》等三篇文章，还写了两首诗。一首是《金沙堆》：“……秋光洗净八百里，亭午投君庙前泊。……”一首是《金沙堆庙有日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伍君为涛头，妒妇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宓妃与娥女，修洁充下陈。至今几千年，玉颜凛如新。……”这首诗表现了自己对屈原的无限同情，吊屈，适以自哀了。

从汨罗江入洞庭后让他最后留下了千古流芳之作《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
近中秋，
更无一点风色。
玉鉴琼田三万顷，
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
明河共影，
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
妙处难与君说。

……
表现了自己像明月和冰雪一样皎洁的情怀，感情激越，想象奇特，大气包举，酣畅淋漓，成了词中珍品。王闿运说此词“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他的另一首《浣溪沙·洞庭》一词是他第三次经过岳阳时所作：

行尽潇湘到洞庭，
楚天阔处数峰青。
旗梢不动晚波平，
红蓼一湾纹细乱，
白鱼双尾玉刀明，
夜凉船影浸疏星。

想不到营田竟然在词人手中都变成了诗意图。

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很难找到旧时的踪影。但我从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闻到的是神秘的味道，让我生发追寻的冲动。

十，要开学了，我跨上了开往新化的列车，没想到，这一别便成了我跟父亲的永诀。就在这一晚，父亲不省人事，当我第二天又匆忙赶回老家，再怎么呼唤，也唤不醒西去的父亲。但我分明看到父亲的眼角滚出几滴热泪，我明白，这是父亲永远的牵挂。回想之前的历历往事，心中隐隐的忏悔与惋惜。记得我报名支教新化时，我有点放心不下已近九旬的老父，我忐忑不安地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他却一百个支持，并微笑着对我说：“你安心去支教，我不要你操心。我还蛮健康，能照顾自己。”是父亲的支持与理解，圆了我支教的梦想，也成就了我人生最美的风景。我只有深深地感谢父亲！

雨，依然的下着，来得急，也来得猛。人生何尝不是这样？不经意间，一个晴天霹雳，让你措手不及，只留下心中无尽的忏悔。父亲走了，我没有尽孝，心中只有永远的痛。

雨，渐渐稀疏了，几只雏鸟在雨中飞行穿越，山峦沉静起来，近处的山林一派翠绿。我的心情变得异常地沉重，轻轻拨去岁月留下的一层薄凉，心里装的是满满的遐想与怀念。无论时光荏苒，流年似水，即使远在天边，身处异乡的游子，永远也忘不了，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忘不了那份魂牵梦绕的乡情；永远斩不断，那刻骨铭心的亲情。

五月，听雨，听一段心声；听一份“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雨季倍思亲浓浓的乡情。